

論兒童文學及其他

論兒童文學及其他

西蒙諾夫等著
蔡時濟等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出版

目次

關於兒童文學的現狀及其發展的幾個問題.....	西蒙諾夫	譯作	(一)
關於兒童文學發展的現狀和任務.....	蘇聯作家協會決議	蔡時濟	譯 (五)
國家和文學.....	加拉干諾夫	譯作	(七)
文學和政治.....	列休奇夫斯基	信	譯 (十四)
古典作家及其現代的意義.....	I. 阿斯達克諾夫	信	譯 (三三)
論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	法捷耶夫	新華社	譯作 (三四)

關於兒童文學的現狀

西蒙諾夫

及其發展的幾個問題

——蘇聯作家協會副總書記K·西蒙諾夫在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第十三次全會上的報告

一 報告

辭：
我想把C·M·基洛夫底幾句名言提出來作為我們當前整個兒童文學大會談的題

「在我們布爾什維克的實踐中，從來就不曾有過過於一團和氣的關係。我們善於找自己的錯處……要是我們中間有人想藉口這樣或那樣的顧慮而推諉到，譬如說，說話是不方便的，我頂好不聲不響，我將不加批評，那末，他就是罪人。應當正直地，布爾什維克地正視着同志的，共產主義者的眼睛，說：「你，好朋友，你搞錯了，你

弄糟了。假使你自己不能夠上進的話，我來幫助你。假使不能拉住你的手扶你起來，那麼，就抓住你的頭髮拉你起來。總之，爲了改正你，我什麼都可以作。但是，好朋友，假使你還不能改正的話，那末，只好怪你自己了，你就只好讓開了。」

假使我們要真正地打算在這裏——全會上——來進行布爾什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話，那末，基洛夫底這些話是再適當也不過地可以提醒我們大家的。

我們全部現代蘇維埃文學——就是站在共產主義門檻上的社會底文學。

從這個社會底今天和明天的使命的觀點來看，對於我們眼前整個的文學，特別是它底每個部門的現狀與任務是應當予以好好地估價的。

因此，談到我們底兒童文學，不應當從它底特殊性談起，而應當把它和我們底成年文學結合起來的那一點——從任務底共同性來談起。

蘇維埃兒童文學，是蘇維埃文學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它是隨着我國整個社會主義文化發展起來的。

布爾什維克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斯大林同志本人都密切地注意着蘇維埃

兒童文學的成長，用了許多明白周詳的指示幫助它。在黨和政府許多關於文學和藝術問題的決議裏，在一些關於兒童文學特殊的決議裏，在一些關於蘇維埃教育和學校問題的指示裏，都提供了發展蘇維埃兒童文學的廣泛的綱領。

在共青團真理報二十週年紀念日那天，斯大林同志在他底祝詞裏簡要地敘述了我們青年教育底最重要的任務：

『我相信，共青團真理報今後一定能成功地以忠實於列寧黨的精神去完成正在成長着的下一代的教育任務，幫助青年們去掌握科學和文學上的成就，提高青年愛國者爲我們偉大祖國更進的繁榮而鬥爭的力量！』

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一九四六年一些具有歷史性的關於意識形態諸問題底決議裏說得好——蘇維埃文學藝術工作者所負的使命是積極地參加蘇維埃人民的教育事業，滿足他們底高度的文化要求，要把蘇維埃青年一個個都教育成勇敢、樂觀、效忠祖國、相信我們事業底勝利、不怕障礙、能夠克服任何困難的人。

這就是黨給予我們藝術和文學底綱領，教育蘇維埃人的綱領。在這個綱領裏特別

4
強調着青年教育的任務。這對於我們整個文學都有關係，不能在兒童文學與成年文學之間劃出一條界線，同時，這也正好解除二者之間的所有的人造的壁壘，而喜歡樹立這些壁壘的愛好者直到最近還正大有人在。

談到我們整個的文學，從它對於最小的小孩一直到最大的大人（假使可以那樣說的話），必須適合一個唯一的標準：就是這種文學如何去幫助建設共產主義並培養出建設共產主義的人們。

高爾基說過：『我國底教育——就是教人去革命。』而這個教人革命又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把一個人從年青的時候就教育成一個具有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動的人。而革命的行動——就是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執行任何一件交付下來的事情，經常地、耐心地建設共產主義社會。

那末好了，擺在我們文學面前，特別是，擺在我們兒童文學面前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教育出積極行動的共產主義建設者，而不是教育出善意的旁觀者，是要教育出能捲起袖子做一個建設共產主義的人，爲了這種事業獻出他自己底全部力量 and 全

酬的熱情。假使更典型一點地來說的話，就是要他能成爲那樣一個共產主義建設者——簡直就把共產主義建設這件事情的成功或失敗，看作完全繫於交付他個人的事情成功與否而定。

不過我們國家並不是在真空中來建設共產主義。我們在國外有一些朋友，我們正在幫助他們，並且他們也正在向我們學習；我們也有一些敵人，他們正在武裝着敵視我們的思想，並且爲要同我們鬥爭，在物質上也武裝了起來。

因此，我們文學底第二個任務——就是要教育出一種戰士，這種戰士是要有政治思想，能夠猛烈地和所有與我們思想敵對的現象去搏鬥，能夠和所有的舊社會底政治、道德、生活、習慣、教育等各部門的種種陰謀狂怒地去搏鬥的人。

現在我們就試從這些任務的觀點上，來看看我們兒童文學底現狀；更正確一點說，就是從一個共同巨大任務底兩方面，來看看我們兒童文學底現狀。

就在比較不久之前，在文學界裏還相當廣泛地存在着一種不正確的、有害的理論，說什麼我們並沒有很多的兒童文學，更恰當一點說，我們是有若干很久就從事於

兒童文學工作的無可爭辯的名字——如C·瑪爾沙克，A·巴爾多，C·米哈爾科夫，J·加希爾，也有不幸早年夭折的阿爾加基·蓋達爾的幾部作品，可是湧向兒童文學的新的青年天才力量的洪流似乎早就不見了。而這種理論，居然還爲某些專門在那些同一的名字的作家面前諂媚的批評家們巧妙地支持着。

某些討論和辯論也助長了這種情形。出席這些討論和辯論的批評家，例如A·伊維奇（當然還不只他一個人），就抱怨着說：「現在成個什麼樣子！」同時，根據他們的意見，還肯定了似乎兒童文學底『黃金時代』只有在三十年代才存在過。

在這種理論上，那些爲若干批評家和文學論壇都慣把他們看做是我們兒童文學底幾乎是唯一值得注意的代表的兒童文學家們，是應該負相當責任的。

實在，除了他們，什麼人才能夠那麼簡捷了當地打破兒童文學底巴爾納斯山上的假想的寂寞的神話呢？要他們做成這個是特別簡單而便利，因爲他們都鑽進了出版局編輯委員會並且對於這些出版局的稿件的處理上也有左右之權，他們指導着一些會議，他們作了兒童文學委員會和兒童文學部門底首腦人物，他們十分清楚兒童文學中

的各種事業的真象和它底許多正在成長着的有才能的，而且也應當說是，並不是常常就很容易給自己打開一條道路的人。

但是，可惜得很，我們一些領導的兒童作家們，當對兒童文學問題發表意見並爲其威信而鬥爭的時候，往往是在獨斷專行的情形之下去處理這些問題；而極少極少在如何提拔新幹部的考慮中去處理這些問題。他們忘記了任何一種文學，自然，兒童文學也不能例外，從來就不會是並且也永遠不能是三五個人或十來個人可以搞得了的。

最近，有許多同志有時候竟以反作用的性質的有害的企圖，把兒童文學關在極少數早就成名的人物的狹隘的圈子裏；又有時候在某些會議上，要不就在某些刊物上簡直是根據些無原則的理由，發表他們底意見。例如說什麼關於瑪爾沙克和巴爾多底全部創作，都需要重新加以檢討，重新予以估價，並予以毀滅性的批評。

在十月雜誌上所登載的П. 別列佐夫底侮辱性的論文就是這類言論最典型的論調。其實，那一類破壞性的批評並沒有充份根據的，雖然瑪爾沙克和巴爾多底作品也不能說就完全沒有缺點。

今天，在我準備報告之前，我又把瑪爾沙克多年來爲兒童寫下的全部作品重讀了一遍，我認爲我有責任來說這樣的話——瑪爾沙克爲我們兒童文學所作的貢獻，是很難重新評價的；他是偉大的。瑪爾沙克是一個詩歌大師，是現代俄羅斯最優秀的蘇維埃詩人之一，他是第一個在自己的兒童詩篇霍士特先生中，給兒童創造了富有深刻地社會意義和強烈地政治意義的作品的典型。以後呢，就在比較不久之前，他又用同樣的樣式創造了一些出色的作品：如軍郵和史實——神話故事。

而巴爾多呢，也在兒童詩篇裏創造了不少有價值的作品。她底許多作品都固久地滲入了兒童底生活裏。特別有價值的是作者近年來已開始走上了專門創作關於兒童的短篇現實主義的史詩的多產的道路，其中最好的一首就是響城。

當然，這些詩人底創作，沒有理由保險不受批評，但是也沒有根據使這些創作都成爲破壞性、侮辱性的批評對象。

不過也應當說這些領導的兒童作家們底社會立場（在這裏C·米哈爾可夫和И·加希爾都要負一部份責任的），——對於兒童文學的一般發展與其幹部成長的社會立

場，在多年的過程中都是非常不正確的。

那些在兒童文學中佔着領導地位，負有選拔的社會職責的作家們，對於新幹部的提拔都極少關心，而對於一些走向兒童文學的新幹部帶來的作品，對於新的主題、新的主人公，對於給兒童文學帶來的所有的新的東西，——不僅是一些新作家的特色，而且也是新的時代以及由這個新的時代每天都在產生着的許多新的問題，也都表示極少極少的興趣。

勞動底主題——這個兒童文學中非常重要的和必需的主題，並沒有在領導的蘇維埃作家集團中得到支持。有些作者曾試圖把自己力量投向這一方，可是都不曾得到幫助，相反地，倒時常在一些美學的缺點方面遭遇到激烈的攻擊。誠然，在他們底作品裏是有過美學上的缺點，但是大部份都已經改正過來，而且也並不損其作品的完整。

順便再說一說，有些作家只陶醉在他們個人的榮譽裏，對於時代向他們提出的一些當前的問題却充耳不聞，因之，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對於現在那樣富有廣大

意義的問題——我國的青年男女廣泛地、熱烈地參加了戰後復興農村、發達工業的巨大勞動等問題，不僅在許多兒童作家底社會活動裏，甚至在他們底創作實踐裏都統統被否定地表現出來了。例如C·米哈爾科夫，以他那樣一個富有強烈的現代感，對兒童文學有過偉大功績，無論在詩壇或是劇戲方面都是個天才的、多產的作家，現在竟會忽視了在我們生活中的像勞動後備軍這樣重大的現象，這種事情是如何會發生的呢？我之所以要舉米哈爾科夫作例子就是因為我相信他在這方面有着特別大的可能性。而在什麼地方有這些大的可能性——那裏也就有一個大的要求。

這就是作家與論有權向那些著名的兒童作家如瑪爾沙克、米哈爾科夫、巴爾多等提出來的嚴厲的和原則性的責難，——對兒童文學的青年幹部不注意的責難，對於文學整個的命運太沒有責任感的責難。

我說這許多話，並不是想要替蘇聯作家協會，甚至連我自己也在其內的書記處來推諉（那怕是一部分也好）發生在我們兒童文學中的一些錯誤的主要的責任。書記處對於兒童文學的工作，的確作得十分不夠，因此客觀上也就支持了它底想像中的特

殊性的錯誤見解和它底似乎爲成人作家所不能接觸的某種特殊的超然特殊性底錯誤見解。

我是一開始報告的時候就說過在不久以前我們還有一種不正確的、有害的理論在流行着，說我們好像是沒有兒童文學，或是說，無論如何，我們也不過只能提出幾個兒童作家底名字罷了。

這種理論是不正確的，因爲我們確實有着很好的兒童文學，雖然它還帶有許多重大的缺點。這種理論是有害的，因爲它底根源是由於不知道幹部，對幹部毫不關心以及缺乏對於新鮮事物的高貴的感覺，而失去了這種新鮮感覺，在任何地方也就不會有什麼運動的，文學當然也不能例外。

我們試用一分鐘的時間來替成人文學想像一下吧，假使沒有那些出現在其中的，或是，無論如何在戰後近三四年來馳名全國的名字——

A·涅多哥諾夫，H·格里巴喬夫，M·唐科，M·屠爾松——查德，B·潘諾娃，E·波列伏依，C·巴巴耶夫斯

基，B·阿查耶夫，M·布賓諾夫，A·岡察爾，Э·加查凱維奇，E·瑪里采夫，Г·古里亞，Ю·拉普切夫，B·杜布羅沃里斯基，A·斯太因，A·蘇羅夫以及其他一些詩人，散文家，戲劇家，這些人底作品都成了我們文學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堅固地滲入到現代讀者的意識中；要是沒有這些名字和這些作品，我們不能想像我們底現代文學？當然，不能想像，而且這件事恐怕誰也不會想到。

好，現在我們再轉過來看看我們底現代兒童文學，並且，也爲它試想一下，比方說，假使沒有像И·里克斯坦諾夫，A·穆沙托夫，И·瓦西連柯，M·普里列查耶娃，И·加爾納烏霍娃，Л·瓦倫柯娃，O·哈甫金，B·奧謝耶娃，E·伊麗芮娜，以及其他許多作者（名單是可以再擴大的，而且其中一部份名字都是多年來就從事兒童文學工作，不過直到目前他們的聲音才固定了下來，才在和現代性聯系在一起的主題上固定了下來）底名字，我們能不能夠談它底散文？不能，要談兒童文學，尤其是散文，離開這些作家底作品是不可能的。這些作品和其他一些作品一起作爲不可磨滅的貢獻一樣共同地滲進了兒童文學。

作家，尤其是兒童文學作家應當寫些有才能的和有趣味的作品——這個，當然，不容有疑義，而有趣味的作品，必須是寫有趣味的人物和有趣味的生活事件——這個當然也不容有疑義，可是究竟什麼才算是有趣味的呢？關於這件事在兒童文學方面直到最近還存在着若干嚴重的分歧的意見，並且還都是一些相當富有原則性的分歧，幾乎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消除或是隨便談談就可以解決的。所以現在我們必須大聲疾呼地來討論這些分歧。

高爾基說過：『兒童底天性生來就有一種企求光明的，非常的事物的希圖，在我們蘇聯，凡是用工人階級底革命精力所創造出來的新的東西，就是光明的、非常的。必須使兒童對於這一點有堅定的注意，這一點應當是他們底社會教育最主要的材料。』

假使凡是工人階級底革命精力，不，應當再補充一點，凡是我們社會主義農村勞動者們底革命精力，我們先進知識界底革命精力所創造出來的新的東西，在一個作家看來，正就是他在生活中所觀察到的最光明、最不平常的事物，——假使在他看來這

些事物就是生活中最有趣味的事物，假使就是這些最有趣味的事物，他正想把它們拿來放在自己的作品裏，以便傳達給年青的讀者們，——那時候他對於我們現實生活的描寫一定是站在正確的道路上的，對於我們兒童和青年底教育一定也是站在正確的道路上的。

假使這種新鮮事物在一個作家看來不是最不平常的、最光明的和最有趣味的，假使這種新鮮事物在他看來不是充滿英雄主義和戲劇性的，假使他不從這種新鮮事物內部去觀察它底主要的和非常的英雄主義和戲劇性，而只從外表上去看，那麼到時候他一定不會正確地反映出我們底現實生活，和正確地來解決我們底兒童和青年教育任務的。

這就是存在於我們兒童文學中的簡單明瞭的分水嶺，然而有一些唯美主義的批評家却企圖用浪漫主義、功利教育、情感教育，我們文學當中教育的空想的優勢甚至差不多就算沒有說到教育的毒害等諸如此類的文字玄虛來代替這個分水嶺。這些說法底主要目的，假使我們要爽直地和不客氣地來說的話，這並不是想來說明問題，而簡直